

## 【理论探讨】

# “肝主疏泄”内涵演变\*

霍 磊<sup>1</sup>, 张欢润<sup>2</sup>, 詹向红<sup>1△</sup>, 梁 媛<sup>2△</sup>

(1.河南中医药大学,河南省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认知疾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,郑州市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认知疾病重点实验室,郑州 450046; 2.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,北京 100700)

**摘要:** 肝主疏泄是肝主要的生理功能之一,是中医肝藏象学说的重要内容。从《黄帝内经》(简称《内经》)“土疏泄”到朱丹溪“肝司疏泄”、喻嘉言“肝喜疏泄”、陈梦雷“肝主疏泄”及至全国统编第3版中基教材明确将“肝主疏泄”作为肝的核心功能,形成了完整的“肝主疏泄”理论,其内涵也在不断完善扩展。一是张锡纯将“主疏泄”与“肝郁”联系起来,首次提出肝主疏泄、调畅情志的思想;二是《内经》对“土疏泄”的论述是“肝主疏泄”促进脾升胃降的理论源泉;三是中西汇通医家受西医学影响将疏泄胆汁作为“肝主疏泄”的重要内容;四是张锡纯将肝的疏泄功能扩展至对气机的疏泄;五是张志聪、唐容川将肝的疏泄功能推及至水液与血的运行输布;六是朱丹溪从肝肾关系出发首论肝疏泄生殖之精。经过历代先贤的不断补充完善,最终形成了以“疏泄气机”为核心的“肝主疏泄”完整内容,丰富了中医藏象理论。

**关键词:** 疏泄;肝;内涵

**中图分类号:** R222.19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6-3250(2021)10-1533-03

**DOI:** 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1.10.001

肝主疏泄是肝的主要生理功能之一,是中医肝藏象学说的重要内容。目前《中医基础理论》十版教材认为,肝主疏泄的中心环节是调畅气机,具体包括调畅精神情志、协调脾升胃降、促进胆汁泌泄、维持血液循行及津液输布、调节排精行经等生理作用<sup>[1]</sup>。但肝主疏泄范围甚广的生理功能是如何形成及演变的却众说纷纭。本文将对肝主疏泄的内涵进行梳理,以期更加深入的认识肝藏象内涵及其发展过程。

### 1 肝主疏泄概念确立

疏泄,《说文解字》将“疏”释为通,有疏导、开通的意思。“泄”引申为发泄、发散之意<sup>[2]</sup>。大多数学者认为,虽然《黄帝内经》(简称《内经》)并无“肝主疏泄”的明确记载,但其理论来源于《内经》<sup>[3]</sup>。《素问·五运六气大论篇》曰:“发生之纪,是谓启陈,土疏泄,苍气达……其脏肝脾。”由于《内经》仅此一处谈到“疏泄”,且只言“土疏泄”未谈及“木疏泄”<sup>[4]</sup>,“土疏泄”是生理问题还是病理问题一直存在争议。如唐·王冰释为“生气上发,故土体疏泄。”明·张

介宾认可王冰的观点并释为“木气动,生气达,故土体疏泄而通也。”二者都认为“土疏泄”是“苍气达”的结果,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过程。而清·高士栻则在《黄帝素问直解》中释为“木胜土衰,故土疏泄。疏泄,虚薄也”<sup>[5]</sup>。并认为“木运太过曰发生”。木运太过是指万物未至其所主时令而先生发荣美,《素问·五运六气大论篇》将之命名为“发生”,是一种病理现象<sup>[6]</sup>。从《素问·五运六气大论篇》原文来看,“发生之际”确是在讲木运太过的问题,释为病理现象更为符合原文。但如果从中医理论及临床实际来看,唐·王冰与明·张介宾解释也较合理。这种情况与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篇》“土得木而达”类似,但从《内经》原文来讲,达与伐、灭、缺、绝意思相近,但今人多释为“通达”,认为肝疏泄有助于脾土的运化。

自《内经》以降,“疏泄”一词很少被提及<sup>[7]</sup>,直至金元时期的朱丹溪在其《格致余论·阳有余阴不足论》中提出“主闭藏者,肾也;司疏泄者,肝也。”<sup>[8]</sup>其弟子戴思恭在《推求师意·梦遗》中解释为“肾为阴,主藏精;肝为阳,主疏泄”<sup>[9]</sup>。明·薛立斋受朱丹溪影响在《内科摘要·脾肺肾亏损遗精吐血便血等症》中曰:“肾主闭藏,肝主疏泄。”<sup>[10]</sup>虽然朱丹溪、戴思恭、薛立斋所述句式不同,但均是将肝之疏泄与肾之闭藏联系在一起,疏泄与闭藏相对分别描述肝肾不同的生理功能<sup>[11]</sup>。此后,清·喻嘉言提出“肝主谋虑,性喜疏泄”,将“疏泄”作为肝的生理特性。其后,清·陈梦雷提出“肝主疏泄,故曰散”,完成了从《内经》的肝脾关系、朱丹溪等人的肝肾关系,到肝独有生理功能的转变。自此之后,“肝主疏泄”的理论才日臻完善和发展<sup>[12]</sup>。

\*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(81873208)-肝失疏泄对正常人群和MCI患者认知功能衰退进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;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自主选题研究项目(YZ202024)-道遥散及其拆方对脂多糖诱导小鼠炎症损伤的调节作用

作者简介:霍 磊(1979-),女,河南驻马店人,副教授,硕士研究生,从事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妇科学理论与临床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詹向红(1963-),女,河南许昌人,教授,博士研究生,博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衰老及其相关疾病的情志病机研究,Tel: 0371-65680202, E-mail: zxx371@163.com;梁 媛(1982-),女,安徽明光人,副研究员,博士研究生,硕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精神情志类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研究,Tel: 010-64036232, E-mail: zhongyijichu7@126.com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《中医基础理论》相关教材在表述肝的功能时,仅仅谈到“肝主藏血”,并没有论及“肝主疏泄”。直到1974年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《中医学基础》,也即是全国统编第3版中基教材才确定了肝的核心功能是“肝主疏泄”和“肝主藏血”<sup>[13]</sup>。此后各版《中医基础理论》教材沿用这个说法,肝的功能基本概括为“肝主疏泄”和“肝主藏血”。

## 2 肝主疏泄内涵演变

全国统编第3版中基教材<sup>[14]</sup>仅将“肝主疏泄”概括为“情志”“消化”和“通利三焦、疏通水道”3个方面。全国统编中基教材第5版又补充了“调畅气机”“女子排卵行经和男子排精”。经历版中基教材不断补充扩展,“肝主疏泄”内涵逐渐扩大,最终形成了“调畅情志”“协调脾升胃降”“促进胆汁分泌”“调畅气机”“调畅血和津液的运行输布”和“调节排卵行经”6个方面。

### 2.1 调畅情志

全国统编中基教材第3版将“疏泄情志”作为“肝主疏泄”的重要内容。明·赵献可认识到郁病与肝失疏泄有关,主张用逍遥散治疗<sup>[15]</sup>。清·王孟英从病理上说明肝与情志的关系,有“七情之病,必由肝起”的论述。张锡纯则认为“诊其脉左关微弱,知系怒久伤肝,肝虚不能疏泄也”,将“主疏泄”与“肝郁”联系起来,首次提出肝主疏泄、调畅情志的思想。情志泛指人的情绪、情感活动<sup>[16]</sup>。《灵枢·本神》有“所以任物者谓之心”,情志活动首先由心所发,但“心藏神”功能的发挥还受肝主疏泄的影响<sup>[17]</sup>。“心藏神”“肝藏魂”,五脏之中以心肝二脏与情志关系最密切。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篇》曰“心者,君主之官也,神明出焉……肝者,将军之官,谋虑出焉”,二者之间母子相生,肝气通畅,则心气平和;肝气郁滞则心气不足,无力养神,因而情志活动由心所统领,肝所调控。只有肝疏泄功能正常,肝气平和、气机畅达、气血调顺,精神情志才能平和无害,否则就会出现《灵枢·本神》所谓“肝气虚则恐,实则怒”的情志异常情况。

### 2.2 协调脾升胃降

消化方面主要包括协调脾升胃降和促进胆汁分泌2个方面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》曰“发生之纪,是谓启陈,土疏泄,苍气达……其脏肝脾。”按王冰与张介宾的注释“苍气达”有助于“脾疏泄”,是最早对肝气畅达能促进脾疏泄水谷关系的论述。唐容川《血证论·脏腑病机论》进一步表述为“木之性主于疏泄,食气入胃,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……设肝之清阳不升,则不能疏泄水谷。”<sup>[18]</sup>肝只有疏泄功能正常,才能维持脾升胃降、升清降浊功能正常,也即是唐容川<sup>[18]</sup>所言“盖肝木之气,主于疏泄脾

土,而少阳春生之气,又寄在胃中,以升清降浊,为荣卫之转枢。”病理上,清·叶天士在《临证指南医案·木乘土》中较详细地论述了肝郁影响脾胃,其“治肝可以安胃”的名句,乃出自于这一理论。《沈氏尊生书·杂病源流犀烛》亦云“噎气、嘈杂、吞酸……皆胃家之病,而治之之法,固不离乎胃矣。而亦有时不专主胃者,盖胃司纳食,主乎通降。通降则无此四者之病,其所以不通降而生病之故,皆由肝气逆冲,阻胃之降矣。”<sup>[19]</sup>可见,胃气失于通降,亦同肝气失于疏泄密切相关。

### 2.3 促进胆汁分泌

近代中西汇通医家受西医学影响,对“肝主疏泄”的内涵进一步扩充,将肝主疏泄扩展至疏泄胆汁。唐容川从生理病理角度谈及肝主疏泄对胆汁分泌的影响,认为“西医言肝无所事,只以回血生出胆汁入肠化物”。张锡纯<sup>[20]</sup>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有“且因肝热而波及于胆,致胆汁因热妄行,随肝气之疏泄而下纯青色之水”的论述,亦说明肝的疏泄功能对胆汁的影响。肝胆互为表里,肝之余气化生为胆汁,只有肝的疏泄功能正常,胆汁才能正常分泌、排泄,饮食物的消化吸收才能正常。

### 2.4 调畅气机

全国统编《中医基础理论》第5版<sup>[21]</sup>教材首次将“调畅气机”作为“肝主疏泄”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。全国统编《中医基础理论》第9版<sup>[22]</sup>教材将“调畅气机”作为“肝主疏泄”的中心环节,认为只有肝气疏通气机才能畅达,脏腑经络之气才能运行通畅无阻,升降出入运动才能协调平衡。近代张锡纯认为,肝的疏泄功能对于五脏气机的畅达至关重要,将“肝主疏泄”扩展至对气机的疏泄,其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曰“肝属木,木之条上达,木之根下达。为肝气能上达,故能助心气之宣通……为肝气能下达,故能助肾气之疏泄。”<sup>[23]</sup>气机即气的升降出入运动,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篇》对升降出入运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进行了如下论述“故非出入,则无以生长壮老已;非升降,则无以生长化收藏。是以升降出入,无器不有。”肝主升、动、散的生理特性,有助于气机的疏通、畅达、升发。因此,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,脏腑、经络等活动才能正常和调。

### 2.5 调畅血和津液的运行输布

全国统编第5、6版《中医基础理论》<sup>[24]</sup>教材将肝调畅血和津液的运行输布作用归于肝调畅气机之中,并未单独列出。清·张志聪将肝的疏泄功能推及至津液的运行输布上,在其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》中论到“木乃水中之生阳,故肝主疏泄水液”<sup>[25]</sup>。《吴鞠通医案》中也记载“肝主疏泄……失其疏泄

之职,故不大便,小溲仅通而短赤特甚。<sup>[26]</sup>”清·唐容川强调肝主疏泄对血运行的意义,其《血证论·脏腑病机论》云“肝属木,木气冲和条达,不致遏郁,则血脉得畅”<sup>[18]</sup>,明确了肝主疏泄对津液、血运行输布的促进作用。血的正常循行和津液的输布代谢,均有赖于气的推动和调控。肝气疏泄,畅达气机,气为血之帅,气行则血行,气行则津行,因此肝主疏泄正常可调畅血和津液的运行输布。肝调畅血和津液的运行输布最终要归因于肝调畅气机的作用。《素问·刺禁论篇》云“肝生于左,肺藏于右”,肝主升、主动、主散的特性,有助于全身脏腑气机的平衡,才能发挥心行血、肺助心行血、脾统血的作用,血才能正常输布而不瘀滞。津液的输布运行依赖肺、脾、肾、三焦等脏腑功能活动,肝调畅气机还能通利三焦、疏通水道。

## 2.6 调节排精行经

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篇》认为,人的生殖功能与肾关系最为密切,后世医家在治疗相关疾病时多从肾来论治。朱丹溪在论治“遗精”中首次提到“主闭藏者,肾也;司疏泄者,肝也”,认为只有肝之疏泄与肾之闭藏协调平衡,男子才能正常排精。女子正常行经、按时排卵也是肝气疏泄和肾气闭藏相互协调的体现,其中肝气疏泄尤为重要。叶天士根据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篇》中“肝者,将军之官”的论述,提出了“肝为风木之脏,又为将军之官,其性急而动,故肝脏之病,较之他脏为多,而于妇女尤甚”<sup>[27]</sup>,进而有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之说。相对于男子而言,肝的疏泄对于女子生殖更为重要。

## 3 小结

从《内经》“土疏泄”到朱丹溪“肝司疏泄”、喻嘉言“肝喜疏泄”、陈梦雷“肝主疏泄”,及至全国统编中基教材第3版明确将“肝主疏泄”作为肝的核心功能,形成了完整的“肝主疏泄”理论。

“肝主疏泄”内涵经过历代医家补充及历版《中医基础理论》教材扩展,也在不断完善扩大。一是张锡纯将“主疏泄”与“肝郁”联系起来,首次提出肝主疏泄、调畅情志的思想;二是《内经》对“土疏泄”的论述是“肝主疏泄”促进脾升胃降的理论源泉;三是中西汇通医家受西医学影响将疏泄胆汁作为“肝主疏泄”的重要内容;四是张锡纯将肝的疏泄功能扩展至对气机的疏泄;五是张志聪、唐容川将肝的疏泄功能推及至水液与血的运行输布;六是朱丹溪从肝肾关系出发首论肝疏泄生殖之精。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,临床医学的进步,现代医学的影响,中医肝主疏泄理论内涵也在逐渐扩展,经过历代先贤的不断补充完善,最终形成了以“疏泄气机”为核心的

“肝主疏泄”完整内容,不仅丰富了中医藏象学说,也表明中医理论是不断开放、包容、持续发展完善的特点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 郑洪新.中医基础理论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6:55-56.
- [2] 方妍.中医“肝主疏泄”理论源流与发展的研究[D].长春:长春中医药大学,2019.
- [3] 王小平.肝主“疏泄”的概念及理论源流[C]//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六次内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济南:中华中医药学会,2016:5.
- [4] 李冬华.“疏泄”源流释疑[J].上海中医药杂志,2003,37(2):8-9.
- [5] 高士宗.黄帝素问直解[M].北京: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1980:536-537.
- [6] 朱邦贤.“肝主疏泄”的理论非出于《内经》本旨[J].上海中医药杂志,1987(2):2-5.
- [7] 于宁,张银柱,车轶文,等.“肝主疏泄”概念的演进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4,20(1):9-10.
- [8] 朱震亨.格致余论[M].南京: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3.
- [9] 戴思恭.推求师意[M].南京: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4:21.
- [10] 薛己.内科摘要[M].南京: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:60.
- [11] 赵迪,任杰,安海燕.肝主疏泄的源流追溯及现代研究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7,23(2):289-291.
- [12] 孙广仁.中医基础理论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2:87.
- [13] 王维广,王莉媛,李成卫,等.当代肝主疏泄理论框架构建分析[J].世界中医药,2015,10(11):1645-1649.
- [14] 北京中医学院.中医学基础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4:24-25.
- [15] 张清怡.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中“肝藏血主疏泄”的脏象理论研究[D].北京:北京中医药大学,2013.
- [16] 于峥,黄晓华,滕静如,等.肝主疏泄调畅情志的理论内涵及临床应用[J].中医杂志,2013,54(22):1914-1916.
- [17] 穆俊霞.肝主疏泄在五脏整体功能活动中的作用[J].山西中医学院学报,2003,3(3):6-7.
- [18] 唐容川.血证论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:8.
- [19] 沈金鳌.沈氏尊生书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:302.
- [20] 赵迪,任杰,安海燕.肝主疏泄源流研究[J].西部中医药,2016,29(7):58-60.
- [21] 印会河.中医基础理论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4:56.
- [22] 孙广仁.中医基础理论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2:113.
- [23] 张锡纯.医学衷中参西录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:690.
- [24] 吴敦序.中医基础理论[M].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5:68.
- [25] 张志聪.黄帝内经素问集注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2:329.
- [26] 吴塘.吴鞠通医案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2:89.
- [27] 叶天士.临证指南医案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8:149.

收稿日期:2020-10-17